晉察冀日報

民國三十三年三月十三日（星期四）

民國廿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創刊｜第一四二五期｜定價：報紙每份零售八角 [illegible]紙每份零售五角

大漢奸汪精衛病重去日本治病

南北漢奸爭當「代理主席」

本報訊：據日寇情報局在二十七日宣佈的消息，大漢奸汪精衛因為脊背炎病得很重，已到日本去治病。同時據上海方面的消息，汪逆在去日本以前，南北漢奸都爭着當偽國民政府的「代理主席」，華北漢奸向敵人推舉了王逆克敏和梁逆鴻志，南京方面極力反對，推舉了李逆思浩和張逆一鵬。一場爭執醜劇，鬧得誰也沒有當成功，結果敵人派了陳逆公博「代理主席」，另派了周逆佛海「代理行政院長」。

冀中通訊

豬龍河兩岸的血腥風暴

——任邱高陽人民反「聯莊」的殘酷鬥爭

寺丁

一九四三年的八月間，敵人在冀中就呼喊着「實施新國民運動」，它們準備在青紗帳的末期進行這個「運動」，馬上，從北平敵寇的「滅共隊」訓練出來的一批特務就分派到冀中各縣，開始活動。它們的目的，在於掠奪我青壯年，掠奪我物資，摧毀我下層組織，建立漢奸偽組織。它們為了達到這些目的，就採取了以建立「聯莊」為中心的對我「突擊」進攻，這是敵人在其軍事「清剿」與偽政策失敗後對我進攻的新花樣。

敵人計劃從一九四三年十月中到十一月初為「聯莊態勢整備期」，十一月中到十一月末為「聯莊本格展開期」，一九四四年一月初到三月末為「聯莊組織完成擴充期」，而以任邱、高陽在豬龍河兩岸的地區作為它的「突擊示範區」，這個「突擊示範」就是最殘暴的屠殺與鎮壓，這是一個狂風暴雨，它把豬龍河兩岸地區變成了血腥的世界，敵人在那裡擺開了屠場、百般蹂躪與絞殺着老百姓。它企圖用淋漓的鮮血和腥臭的氣味所造成的恐怖，來征服任邱高陽的人民。但是我們生長在豬龍河兩岸的任邱高陽的同胞，在敵人這血腥的「突擊示範」的期間，雖然遭受了空前嚴重的災難，但同時也表現了頑強不屈的鬥爭精神，他們用血肉寫下了可歌可泣的歷史的一頁，用血肉換來了光輝的勝利。

一

大約在去年十月初，敵寇「華北派遣軍」和「剿共委員會」，在敵酋岡村直接指派之下，由一個特務頭目山奇帶領的「政治工作隊」三十餘名到了高陽的舊城，這一批穿着「中國服裝」的日本特務和高麗流氓，就是向任邱高陽地區我們廣大同胞進行屠殺劫掠的劊子手，與它們「協同動作」的還有北平「新民會總會」和保定「新民會」的漢奸狗腿們。那個日本特務頭目山奇據說只是一個「中尉」，但是駐在任邱高陽地區的敵軍第六十三師團六十六聯隊一百三十七大隊的存馬大隊長和它所屬的部隊都要聽從山奇的調遣，這也說明了敵人對於這個地區的一切行動都以特務為中心。它們在各縣組織了「清剿班」，從保定抽來一部份機動兵力，首先向高陽開始了「突擊」，進行了一次「掃蕩」，用高度的鎮壓手段，在羣衆中造成恐怖然後施展其政治上的陰謀。

十月八日，敵人增兵到高陽的舊城，第二天就到良村捕殺羣衆，捉走二、三十人，第二天又到雍城殺人，並且抓走幾十個，第三天又到西留各莊破壞地洞，捉去幾個人。當它們突然包圍這些村莊的時候，都要強迫全村羣衆集合開會，逼問村幹部姓名，我地洞，我八路軍堅壁物資的地方，不說就打，說了打得更兇，繼續拷問，有的當場被刺刀挑死了，會後把青壯年捉走，並且預告：「十八號要到城裏開反共誓約大會，不去不行，不去就來討伐！」同時又叫漢奸欺騙羣衆說「要是去了，會也可以不開，只是不去的可就不行。」

山奇指揮的一羣鬼卒急忙忙地要實現它們的陰謀計劃，它們要偽組織人員「一體協力」，卻又怕他們不盡心，於是先來一個「清內」工作，把高陽、任邱偽組織中科員、科長以上的人員及偽小學教師都召集去開會，鬼子在會場上大罵「你們統統是通八路的，要趕快自首，宣誓反共」、並且當場打了高陽偽縣長一個耳光、罵他「辦事不力」；隔三天以後，任邱、高陽、邊渡口，舊城等各重要據點又紛紛召開偽村長和偽聯絡員的會議，許多偽村長和聯絡員都遭受了毒打，說他們「不盡心替皇軍做事」。任邱縣的偽聯絡員，開會時被餓了一天，不准吃飯，打瞌睡的也要挨打，鬧了一天一夜，他們頭昏眼花，聽鬼子最後在喊叫：「混蛋的！你們的腦子早離開了的，以後一天要送一次情報的，誰的沒有送的，腦袋的沒有！皇軍討伐，不許跑的！」會後分發了許多「反共傳單」和「誓約表冊」「回心條例」等、限定各村都要派人去城裏參加十八日的「反共誓約大會」，三百戶以上的村莊，至少要去一百五十人，二百戶以上的至少一百人，一百戶以上的至少五十人。同時發動「謠言攻勢」，威脅各村的羣衆說：「去開會什麼事情也沒有，不去的要燒光殺光」。高陽敵偽在十七日就叫人去開會，有一部份村莊的羣衆去了，敵偽認偽人數太少，給去的人手上打了印記，放回來繼續誘騙其他羣衆十八日去開會，許多羣衆因為沒有及時認清敵人的陰謀，沒有接受抗日團體的勸阻，去了七千多人；任邱的老百姓雖然經過抗日團體與武裝的勸阻，叫他們不要上敵人的當，但大多數羣衆在敵偽的威脅與欺騙之下，對敵人的狠毒陰謀仍然沒有充分的認識，所以也去了一萬八千餘人，只有一部份被游擊隊搶救回來。有一部份人走到半路聽到敵人藏有陰謀計劃才跑回來。那些進了高陽和任邱城裏去「開會」的老百姓卻沒有一個回來，全部都被敵人扣押起來了，敵寇對任邱高陽人民新的血腥恐怖的鎮壓也就在這個時候開始它的第一幕了。

二

敵人宣佈「開會」了。山奇的翻譯官恒尾，那個父親日本人，母親台灣人的雜種混蛋，猙獰着鬼臉向被扣的羣衆喊叫：「我看你們都是鬼呀，沒一個是人呀，你們都是沒有腦瓜了的！」「幾年來沒有騙到你們，這回可騙回來了，哈哈」，「你們騙皇軍，現在皇軍可騙着你們了。」「五六年來皇軍打八路，老打不完，都因為有你們老百姓，八路軍有保障，我們一點沒有保障，八路軍是魚，你們是水，這回要把水淘乾，才好打魚，」「你們任邱高陽的老百姓都是八路，皇軍現在只講強化，不講治安了」。羣衆當時才知道自已完全上了敵人的當，大家心裏都在悔恨自己不聽抗日團體和幹部的勸告，現在懊悔也晚了。他們變成了憤怒。敵人逼迫他們十三歲以上，六十歲以下的在「反共誓約」上都填了名字，打了手印，還說：「以後皇軍到你們村裏討伐，誰要是背不上誓約，就槍斃死誰」！接着，把他們都關起來，不給他們吃飯喝水，家裏有人去送飯的，年紀老的，被打了回來，年青的也就被扣進去了，送去的飯也不給吃，一直把那兩萬多人餓了五天五夜，任邱、高陽兩個城裏先後被餓死了五十多人，有的渴得沒有辦法，把自己的尿接起來喝。在這種情形下，敵人對他們輪番加緊拷問，「什麼地方有地洞」？「那裡有八路軍」？「那裏有堅壁的東西」？「村幹部是誰？」……羣衆堅決不說，許多青年遭了毒打。

飢餓與毒刑加深了羣衆對敵人的仇恨，任邱關章舖的一個老百姓，衝到守衛的敵人面前，一手奪下了敵人的槍，要打死敵人，旁邊兩個日本兵向他開槍，他倒下去了，所有被扣的羣衆，憤怒的情緒更加高漲了，他們暴動了，有一百多人從敵人的嚴密監視下衝了出來，敵人開槍追捕，三十多個人犧牲了，將近一百人跑脫了；高陽城裏也同樣發生了暴動，逃出了數十人，有幾個人被敵人捉住，敵人就當場屠殺，企圖用血腥的鎮壓使羣衆屈服，但是羣衆卻以更強烈的仇恨回答了敵人。有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頭，敵人捉住要殺他，他臨死時高聲向羣衆呼喊着：「老鄉們團結着，鬼子今天殺死我，你們要記住給我報仇！」幾千人的眼睛都紅了，憤怒是不可遏抑的！就是漢奸的父母和子孫，到這個時候也都覺悟了在敵寇的屠刀下，誰也是一樣的命運。高陽有名的漢奸高鐵英的伯父被敵人扣押起來一樣餓得半死；另一個有名的漢奸李振聲的兒子也被敵人殺了，當屠刀落到他的頭上時，他禁不住向敵人切齒怒罵了：「我死了不要緊，非報仇不行！」這個時候，羣衆也才更加相信共產黨，抗日政府和團體給他們的勸告是完全正確的。任邱有一個老頭，起先很頑固，不聽勸告，這時候卻懊悔不止，感慨不盡地說：「從今以後，共產黨八路軍要說紅土是朱砂我都相信！」一個老太婆因為她的獨生子聽一個幹部的勸告沒有去「開會」，安全在家，她對那位幹部表示無限的感激，拍着他的肩膀說：「好樣兒的，你真是我們的親人呀！」

被扣押的人們，現在確實是遭受着無可比擬的痛苦與災難。敵人把他們餓到死去活來的時候，在一場血腥的屠殺與鎮壓失敗之後，接着又採取一種軟化與欺騙。敵人誘惑他們說：「你們願意吃飯嗎？那末按區每村派出代表，回去要地道圖，要共產黨八路軍的報紙和文件，要槍枝和手榴彈，要堅壁的東西，要來就給你們吃飯，要檢東西分三等，上等給吃飽，中等吃兩碗，下等吃一碗。去吧，八路軍愛護你們，你們去要，他們準會答應，和縣區幹部一說就行了，你們快去吧！」但是這種欺騙有誰肯上當呢？除了有些村莊被騙走了一些土槍和手榴彈等以外，大部份村莊都堅持了鬥爭，任邱被敵人騙走的還不到十枚獵槍和十枚手榴彈。敵人對這樣的「成績」當然是不滿意的，於是又進一步變了花樣，許多村莊和被扣群衆的家屬同時都得到從城裡的來信，千篇一律的話句就是：「送公糧來什麼事都了了，幾天不叫吃飯了，眼看就要餓死了」、別的村裏都送來了，咱們為什麼還不送來！」有的信上還說：「送來公糧馬上就放出去，不送來就不住在這裏務了」這顯然是敵人一手假造的信件，它企圖用這種無恥的綁票的手段，來達到搶糧的目的，並藉這種無恥的手段來分化挑撥抗日羣衆與抗日的村政權、團體幹部之間的關係，並且誘使許多漢奸特務鼓動某些人的家屬大哭大鬧，逼迫村公所送糧食到城裡去，使敵人獲得了一部份糧食。但是敵人得寸進尺的強盜掠奪的陰謀，在就在羣衆中暴露得更加清楚了。被扣的人們繼續遭受着有加無已的追害，羣衆從慘痛的經驗中愈加信服共產黨與抗日幹部所給予他們的指示。

有一部份人開始被敵人從城裡騙送出來了，敵人會經威脅利誘他們，要他們回村進行各種破壞的活動，並參雜了個別特務份子在他們當中，充當以後配合敵人「清剿」「示範」時的內應，後來老頭和有病的也被放了出來，最終只剩下一部份精壯的青年壯丁，任邱有三千多人、高陽有二千多人，敵人把他們一起送進所謂「感化院」裡去了。

敵人企圖用進一步的威脅利誘來「感化」這些人，強迫他們聽講，講的是「反共」，「反共」，第三個還是「反共」，要在這些人當中「樹立新民思想」。山奇的翻譯官對他們說：「將來皇軍到你們村裏去，不准跑，要協助皇軍捉幹部！」「回去要成立情報網，成立武裝反共委員會，兩小時送一次情報，不許不送」！「每個村要組織一個搜索班，搜索附近村莊道溝和墳地，看看有沒有八路軍，協助皇軍搜查」！「皇軍派去的人和協助皇軍的一切人員到你們村裏要保護，不保護的要殺頭！」「抗日幹部到村裡馬上要報告皇軍知道！」「回去馬上要照皇軍說的去辦，皇軍實行連坐法，十人一甲，百人一保，你們有誰不照辦的，一村人都要死的！」這樣的「感化」了之後，每人給了一張「證明書」，就要他們回去組織什麼「武裝反共委員會」，並且也要做照抗日團體的形式，成立偽「兒童團」「老年隊」「壯年隊」「青年隊」等等。敵人特務機關誇稱它的這種政策叫做「一切抗日組織向後轉」，作為它的進一步「清剿」「突擊」的準備。

於是那些人們都被遣送回村了。他們大部份見到抗日團體和抗日政權的幹部都痛苦流淚，他們萬分痛心地說：「我們幹了沒出息的事了，可恨自己的糊塗，上了鬼子的當了」。年青的人們更是氣憤填膺，都喊起來了：「咱們趕快做堡壘吧，從此不見鬼子的面了，大家一條心拚他媽的！」第二天敵人要召開「清剿大會」抓我不到大了，就大罵偽聯絡員：「該死的！老百姓到那兒去了？八路軍捉去的？你的該死！」但是，這個時候敵人計劃中的「聯莊態勢整備」的時期卻已經結束了。

（下接二版）

（上接第一版）

三

十一月八日，山奇集中起它的「政治工作隊」，連同敵偽軍二百餘人，在舊城又召集了任邱、高陽兩縣偽縣長、偽保安隊和「新民會」的嘍囉們開會，一連開了三天，山奇氣得直跳，「怎麼的？態勢警備的不好，現在時候到了，聯莊本格展開，你們統統要合力的！」他在會上咆哮了起來。它們派了一架飛機，每天在舊城附近盤旋，要造成一種空前的恐怖的空氣。

九日，各村偽村長和聯絡員又被叫去了，敵人正式宣佈成立「聯莊」，以所謂「武裝反共委員會」爲「聯莊」的基本組織，要各村指定一個「主任」和「老年隊」「壯年隊」「青年隊」的正副隊長、班長，規定晝夜巡邏搜索村莊；設立「情報室」，每兩小時送達情報要風雨不停；設立「偷聽組」，夜間到各村偷聽有什麼人說話和點燈；另外還設立了「通訊偵察組」，打聽八路軍和幹部的活動。還要每村派三個識字的青年隨着敵人「參觀突擊示範」，並要各村交村落詳圖和七七事變以後到最近的抗日團體名單。第二天宣佈首先在舊城地區開始「示範」，先召集各村代表，每村要三人，檢查「反共誓約」，從十一日起至二十四日，先後到東留各莊、小莊、博士莊、傅家營、西留各莊、陳莊、南北坎莖、石莊、齊玉莊、何穆莊、三龍化、石氏、良村、雍城、小王果莊、李果莊、皇親莊、賀莊、高莊、尹莊、于堤、王福、張果莊、出岸、留日營村莊，瘋狂「突擊」，進行血腥的「示範」。

每到一個村莊，敵人先通知該村偽聯絡員等要他們準備，隨後就大舉出動，包圍村落，由偽軍先行、敵軍和「政治工作隊」等特務份子隨後，帶着一些「參觀人」，由偽警察充當後衛，山奇及其翻譯官等也都出馬指揮，在村邊先挖下許多埋人的大坑，然後把群衆搜捕到一起，施行最野蠻的屠殺與鎮壓。進村看不到人，就封門、拆房子；看到人就是打和殺，用種種藉口，活埋老百姓，並且採取了無奇不有的各樣「刑罰」。

這是一場最殘酷的鬥爭。敵人宣傳：「只要聽皇軍的話，一定叫你們安居樂業」，但是敵人到留各莊的時候，叫羣衆背「反共誓約」，很多背過了之後，有的卻被活埋了，大多數都遭到毒刑，敵人說是「八路軍叫你們背的！」同時在南北坎莖村，又因爲羣衆不會背「反共誓約」而被毒打，偽村長也被活埋了。許多村莊的老百姓一聽到敵人來都跑了；敵人就到處捉人，小莊被捉到的人，活埋一個、打死九個；博士莊跑了一部份人，就有一百多戶被封門了；三龍化村人們全跑了，敵人就拆毀了村裏的房屋。有的村莊人們沒有跑，敵人就把他們圈起來，加以慘無人道的[illegible]，號稱爲「開會」。但是那會場卻成了傷心慘目的[illegible]的老頭子被強迫去爬很細的梯子，掉下來就打死；有的爬房檐，跌下來要打，打過再爬；有的被細繩綑起來，頭向下掛進井裏去，叫做「打洋井」；有的被脫光了，拿冷水從頭澆下，在那樣的冬天，放在南房底下凍着；張果莊等村的人們還被推進村口的豬龍河裏去「洗澡」；至於叫老頭頂着拆下的屋樑或大車，直到頭破血流，昏倒下去，以及用磚頭砸眼等等那就更多了。

敵人用盡了一切血腥的兒戲來發洩它那殘暴的獸性，造成了一種普遍的恐怖與悲慘的場面。那幾天各村被活埋了的已有六十二人之多，各村口的人坑裏都堆滿了屍首，到處可以聽到哭叫的聲音。有一天，敵人要活埋陳莊的偽村長，當時使他的家屬和許多羣衆，一起都跳進人坑裏去，哭喊着「我們一起死吧」！這村的偽甲長聽見敵人通知要到他村裏來「示範」，把妻子推下井去，自己也上吊了；還有許多老百姓自殺了。恐怖的空氣更迅速地擴展了起來，敵人的「聯莊」也就在這血腥的恐怖中宣告「成立」，並且很快從舊城向四週蔓延。到十二月初，整個高陽與任邱兩縣以舊城和邊渡口爲中心，幾乎都輪到了敵寇這種血腥的「突擊」。敵人特別把重點放在高陽，它把高陽劃分爲三個「特別區」，即高陽區、舊城區、邊渡口區，每區又劃分爲兩種地域，在它的圈內的稱爲「實驗區」，這是它的主要「突擊」地區，圈外則爲「特別匪區」，那是準備進行新的「清剿」「掃蕩」的地區。敵人着重在「實驗區」進行「聯莊突擊示範」，它的口號是：實行「淘水竭魚」，因爲它認定了「八路軍不打不行，不淘乾水就打不到魚」，因此它要向羣衆「突擊」，以極端恐怖的手段，企圖使羣衆與八路軍分離，造成一個「絕緣區」。

但是敵人的慘無人道的暴行，只有使羣衆更加仇恨，達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任邱高陽的許多村莊在敵人的「突擊」之後，幾乎全部變成了墳場。高陽南龍化全村被拆毀了十分之八的房屋，任邱西八方全村被燒掉房子二千八百間。許多人被活埋、許多人自殺了。許多村莊連雞犬都被殺光，任邱某村一個老太婆還剩下兩個母雞，因爲不甘心被敵人殺光，索性自己殺掉吃了。老百姓所遭受的痛苦是不堪言狀的。特別在舊城周圍，敵人已經建立了「聯莊」的村莊裏，老百姓晚上睡覺都不能脫衣服，白天不能吃飯，每天晚上總有九、六次被迫跑步到舊城去集合，去得晚了，頭上沒有汗珠子，就得挨到敵人的毒打。各村每二小時要向舊城送一次情報，因此路上絡繹不絕，都是跑來跑去送情報的人。老百姓實在沒有一刻能夠安生，村裡人一見到抗日的幹部，就不禁放聲大哭起來了。青年們不願遭受敵人的屠殺，紛紛往外逃跑，某村有一個青年要逃走，他的父親抱住他痛哭的說：「你跑了就沒有爹了！」那青年人含淚答道：「我要是在家，你就沒有兒子了」，父子們終於抱頭大哭。「難道全家都等死嗎？」在敵人的屠殺之下，就連偽村長、保甲長等都逃跑了，沒有人敢出頭。雍城有一個偽聯絡員被敵人殺了，把血淋淋的頭顱包起來，沿村轉送到他的家裡，嚇得誰也不敢和敵人見面了。敵人在西良淀村莊，就曾經因爲找不見人，把全村房子都拆毀了，從村外捉到一個瞎子，敵人就硬要他當任偽村長。

這個時候，羣衆更加團結，同時也更加信賴八路軍，連那多年著名的頑固份子，現在都盼望八路軍來打退敵人，拯救他們。羣衆鬥爭的情緒越加高漲了，有的人被鬼子捉住了，他們就抱定了『寧爲玉碎不爲瓦全』的決心，始終不屈服。百尺村的羣衆，有一次被敵人圈住了，敵人要他們背「反共誓約」，有一個青年卻高喊：「堅決抗日到底」！表現了寧死不屈的偉大民族氣節。

這個時候，我們冀中的子弟兵，爲了粉碎敵人的「聯莊」拯救任邱、高陽被蹂躪的同胞，決定要趕到那些地方，給予敵人以嚴重的打擊。十二月十日，子弟兵在李節村與敵偽六十餘人激戰一場，打死了三個敵人，打傷了四個，俘擄偽軍十二名，繳獲步槍十枝，子彈一百五十發，我軍毫無傷亡，就把敵人打垮了；二十二日又在西良淀打了一仗，敵偽七十餘名被我打死，和打傷了二十多名，我軍繳獲了擲彈筒等武器及勝利品甚多；二十五日又在八果莊與敵偽八十餘名激戰，斃敵三名，內有敵小隊長一名，並且打死了偽大隊長一名，打傷偽軍十名，繳獲步槍七枝、子彈一百五十餘發、馬四匹，把敵人「突擊」的武裝力量打垮了。其他地方還有許多小的戰鬥。

這幾次連續的戰鬥的勝利，就把敵人的兇焰挫下去了，羣衆情緒轉爲空前的激昂與高漲，許多游擊部隊都[illegible]向着建立了「聯莊」的村莊進行襲擊與偵察，到處是槍聲，到處聽得村莊四周緊急敲鑼的警號，敵偽血腥統治的秩序被打破了，許多村莊復活起來了，敵人漸漸不敢出動「突擊」了，連舊城附近的村莊都不給敵人送情報了。

四

敵人建立「聯莊」的計劃開始步步走向失敗，山奇狼狽逃回北平去了。已建立的「聯莊」在我軍民一致打擊之下瓦解下來，未建立的地區敵人更感到無法下手。它們採取了另一套欺騙麻痺的政策，通過漢奸們傳出消息：「山奇那小子不是東西，殺人太多，已經撤職了。我們現在不突擊了，只要你們來聯系就行」。顯然敵人是降低了條件，但是誰也不會幻想敵人會放棄建立「聯莊」的陰謀的，人們仍然要堅持鬥爭，一直要爭取最後的勝利。

任邱等地的敵人，這時候還冒險出動，但是它們所到的每一個村莊，都是空無一人，高陽的敵人根本不敢出門，派聯絡員給各村疏通，只要求羣衆到據點附近去「開會」，但是許多村莊都不理它，敵人最後只要求「來個人聯系一下就好了」。起初敵人要各村晝夜「站崗」，這個時候，各村都不給敵人「站崗」了，派人報告敵人說：「咱們不能站崗，一站崗八路軍就來打」，敵人馬上改變了口氣說：「秘密站崗就行」；起初敵人要各村派人出外「偵察」，這個時候，各村都不「偵察」了，派人告訴敵，游擊隊[illegible]不敢偵察」，敵人也就只，但是[illegible]卻要求「八路軍來了就要[illegible]點起火來，敵人卻不敢出來。看見[illegible]反而害怕了，趕快又通知：「也不必[illegible]還規定到各村集合羣衆開會，都要敲[illegible]鑼，銅鑼成了配合部隊伏擊敵人的暗號[illegible]只好把鑼也取消了。

這樣就使得敵人所建立的「聯莊[illegible]任邱等城關的「聯莊會」也都失掉了[illegible]制在據點的內部去活動，一步也不敢[illegible]瀦龍河兩岸的人民遭受了敵寇血[illegible]，經過了幾個月最艱苦而又複雜的血[illegible]八路軍，抗日政府和團體的領導下，以[illegible]碎了敵寇建立「聯莊」的「突擊計劃」[illegible]沒有進行到預定的時期就提早的破產[illegible]反「聯莊」鬥爭的勝利。經過這個鬥[illegible]邱高陽的人民是更加堅強了，他們的[illegible]雖然他們知道敵人的野心還沒有完全[illegible]還在繼續準備和進行着更毒辣更大規[illegible]他們也在加倍警惕中動員着自己的一[illegible]行不屈不撓的鬥爭，他們都很自信的[illegible]人民永遠不能屈服，我們一定要戰勝[illegible]

楊文鳳終於被我們打死了

遠千里

到安新一帶你就會聽到「楊部隊」三字多麼響亮。更會聽到「楊文鳳」是多麼兇惡。

楊文鳳今年三十多歲，個子很大，極兇惡而殘暴。充敵人偽「安新縣保安聯隊」副聯隊長。（聯隊長由偽縣長馮乃昌兼）每一行動，携帶輕機槍三挺，吆五喝六，煞是威風。對於敵人極爲忠實，對於全縣偽軍善於攏絡，自稱「楊部隊」。是九分區境內，最有漢奸政治訓練的一支頭號偽軍。滿口「中日親善」「救國救民」，對於老百姓，禁止偽軍私自到村勒索，而統一向村徵收。但他卻比別縣偽軍發財更大。對八路軍是堅決打。因此，在敵人手裏非常大膽。敵人將提昇他爲偽「保定道保安隊副總司令」。

他的手段非常毒辣，去年子弟兵攻下高樓崗樓時，楊文鳳親到高樓村將「保長」捆來，並召集各村保長開會。在北馮村崗樓圈內的空地上，擺上一架大鍘刀，威嚇各保長說：「各村發現八路軍不來報告的，以高樓村保長爲例。」立刻吩咐偽軍，把高樓村偽「保長」放到鍘刀裏，一刀劈爲兩段。其他各「保長」，面如土色，不禁心寒。

子弟兵堅決爲老百姓除害，爲被害死的人民復仇。在去年八月裏，曾經打了楊文鳳的伏擊。擊傷偽軍二十餘人，繳獲輕機槍一挺，步槍十餘枝。據羣衆傳說：「楊文鳳當場被擊斃，八路軍眞是有眼！眞是人民的軍隊」。但事後調查，僅將其參謀長王蔡打死，楊文鳳只是受了輕傷。

子弟兵們罵着：「誰也不認識這個鬼東西，叫他便宜了」。

子弟兵和老百姓就把楊文鳳這筆血債仍然寄在心的賬上。

在去年後半年兩次政治攻勢時，我們給了「楊部隊」好多次打擊，曾經攻進新安城，曾在同口襲擊了敵人「高橋」建設隊和「楊部隊」，曾伏擊了大馬莊的鬼子和「楊部隊」，活捉的「楊部隊」統統放回了。「楊部隊」經過我們的教育，了解了我們的政策，內部已漸分化，戰鬥力已經大減。但楊文鳳卻是更加頑強。他說：「在安新縣境，一定要消滅了八路軍。」

好吧，在今年一月十四日，楊文鳳帶着他剩餘的二挺輕機槍，和偽縣長馮乃昌，三個中隊長，及秘書、顧問、翻譯官及特務員，偽保安隊員約九十餘人，配合帶着兩挺輕機槍的二十八個日軍，到阮莊去。目的是將坂橋和北邊高南崗樓的「楊部隊」撤回安新城裡。因爲光靠着兩崗樓的偽軍是連動也不敢動的。

十五日，楊文鳳要回安新。日軍不願意，恐怕碰上八路。楊文鳳笑道：「我有兩挺輕機槍，正要找八路呢！」結果，日軍搖搖頭，帶着自己的機槍回阮莊去了。楊文鳳和偽縣長馮乃昌，秘書、顧問，三個中隊長，共約二十餘人，乘上汽車，六七十個「楊部隊」在後面步行跟着。汽車突突的響着，揚起路上的灰塵，很威風。

出乎楊文鳳意料之外，行到保[illegible]機槍了[illegible]一排也[illegible]鳳等即[illegible]道溝內[illegible]長李萬[illegible]、二、[illegible]上的摸[illegible]第二次[illegible]步兵，[illegible]辛莊衙[illegible]亂跑，[illegible]突[illegible]佩林中[illegible]另外，[illegible]士受了[illegible]子竟滿[illegible]們的夏[illegible]一[illegible]，還到[illegible]三次[illegible]的抵抗[illegible]道：[illegible]「[illegible]楊[illegible]間，大[illegible]一[illegible]們，上[illegible]我[illegible]雨似的[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下接四版）

蘇聯黑海重要港口 尼古拉也夫收復了

第一烏克蘭前線攻下 卡門尼支波多爾斯克

（本報特譯）莫斯科二十八日塔斯電：斯大林二十八日給馬林諾夫斯基上將的命令：第三烏克蘭前綫我軍，在激烈的戰鬥之後，光復了烏克蘭重要州中心和工業中心、重要鐵路連接點、黑海沿岸最大港口、敵寇在布格河北的強有力據點尼古拉也夫城。今日下午十時，莫斯科用二百二十四門大砲齊放禮砲二十發來慶祝勝利。

斯大林二十七日給朱可夫元帥的命令：二十六日，第一烏克蘭前綫我軍展開攻勢，由於步兵、坦克部隊的猛擊，光復烏克蘭州首府卡門尼支──波多爾斯克城。莫斯科用一百二十四門大砲齊放禮砲十二發來慶祝勝利。

蘇情報局二十八日公報稱：第一烏克蘭前綫，我軍繼續展開攻勢，光復斯塔尼斯拉夫州區首府格佛茲得次、車爾諾維支州區首府吉茨南、與卡門尼支──波多爾斯克州區首府寧科夫齊等城及其他居民區七十餘處。摩吉勒夫──波多爾斯基城西，在聶斯德河與普魯特河之間，攻克車爾諾維支州區首府克里寧斯基及其他居民區多處。普洛斯庫洛夫城西南，我軍攻克居民區多處。格佛隆城南及西南，我軍光復薩德蘭州區首府多曼涅夫卡及其他居民區四十餘處。第三烏克蘭前綫我軍攻克尼古拉也夫城（從略，參見今日斯大林命令）。（以上譯自莫斯科二十八日塔斯電）

（本報特譯）莫斯科二十八日塔斯電：尼古拉也夫城與一百五十五年前的建設起的俄國海軍有著歷史上密切關聯，船塢區在布格河北，距海七十四公里。在蘇維埃力量的經營之下，尼古拉也夫成了最大的造船中心，太平洋艦隊的第一等巨艦，強大的破冰船、運油船和木板運載船都從這裡建造出來的。克里沃羅格和尼科波爾的錳礦，也由這裏出口。在工業方面，尼古拉也夫爲造船和製造農業機器的所在，輕工業方面有製糖與製造通心粉等工業。在德寇佔領期間，這一切已都被破壞不堪了。

紅軍突破新國界以後 德寇嚇得手慌腳亂 加緊控制羅匈兩國

（本報特譯）斯德哥爾摩二十七日塔斯電：這裏得到的消息、德方統帥部已經指派一批軍事專家，去改組匈、羅兩國軍隊。希特勒的軍事顧問佐爾已擔任指導這一改組工作。據柏林軍界表示，改組目的是爲了保證充分利用兩國的軍隊，使它成爲德軍司令部戰略與戰術計劃機構的一部份。這樣各界都認爲匈、羅兩國軍隊的軍官中，都不可避免被德方清洗。

（本報特譯）蘇黎世二十六日塔斯電：這裏得到的消息，隆美爾近已被委任爲德國最高統帥部節制東南歐的軍事代表，並「指揮侵佔匈牙利」。在侵匈不久以前，隆氏就同他的隨員到維也納，並從那裏集中德軍侵匈。

（本報特譯）伊斯丹堡二十六日塔斯電：據布加勒斯特傳出消息，德軍當局要求羅馬尼亞，禁止一切船隻開往外國各港埠。在蘇靈、康斯坦塞及其他港埠，所有未經德司令部准許的船舶，均不能開到海外去。納粹海軍巡邏艇和潛艇已在各港埠附近游弋監視。此外，德方更嚴密控制了羅國海軍。據安多尼斯哥所下命令，羅國全部軍艦均須聽命於駐羅德軍司令部。多數羅國軍艦艦長，凡被認爲不十分可靠的都遭撤職，船員也經徹底清洗，某艦艦員被清洗的有百分之六十。

蘇聯解放區 許多游擊隊的隊員們 去幹經濟建設工作了

新華社莫斯科二十五日電：蘇聯許多解放區的游擊隊，一部份已參加了紅軍繼續對德作戰，一部份即回到原有經濟建設的工作崗位上，同時也有很多人因爲在反德戰鬥中功績卓著，而備受人民欽敬，被選爲各級蘇維埃的領袖。如洛夫諾市執行委員會的卡席尼古萊·特拉杜塔就是從前「拖爾斯」游擊隊的司令官，他領導的隊伍在洛夫諾近郊，輾轉作戰，先後消滅希特勒匪徒一萬餘。又如盧加城市蘇維埃的委員德米特德也夫和莫德列夫，也是從前的游擊隊員，他們曾在盧加至普斯科夫鐵道上進行一百四十六次爆炸。此外，該城市蘇維埃的教育部，是由前游擊隊的教員鐵英飛負責，保健部是由前游擊隊醫生米羅留波爾負責，許多前游擊隊的普通工作人員，經過游擊戰爭的「學校」後都已變成了卓越的組織者。

北非的法國當局 又懲罰一批法西斯份子

新華社阿爾及爾二十五日電：此間軍事法庭繼續判決法西斯份子的叛國罪行。星期一日，有一參加德軍在北非作戰的突尼西亞人已被判處死刑；另一個軍醫因參加反布爾塞維克軍團對蘇作戰，被判五年徒刑。

蘇聯和加拿大 簽訂互助公約

新華社莫斯科二十四日電：蘇聯和加拿大政府關於加拿大政府在一九四三年加拿大戰費法（關於聯合國互助的）下實行以軍用品運交蘇聯的原則協定，二月十一日已在渥太華簽字。該協定由蘇聯國外貿易人民委員部副委員長塞爾吉夫和蘇聯駐加代理公使杜爾金代表蘇聯政府，加總理兼外長金氏和軍火供給部長豪氏代表加拿大政府簽字。該協定以兩國政府互相給予互助原則爲基礎，該協定含有某些規定和原則，因此締約國雙方，在對共同敵人的鬥爭中保証互相幫助。

蘇聯政府頒獎章勳章 贈送給英美海空軍將士

新華社莫斯科二十三日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因英美海空軍在保證英美部隊在北非和意大利作戰中的勝利的優越活動，以及在反對共同敵人──德國──戰鬥中的機動和勇敢，將授英美海空軍人員以獎章和勳章。主席團另頒發一命令以獎章和勳章授予英國商船隊，因它在從英國運輸武器到蘇聯時，表現特別──勇敢和機敏。

巴西遠征大軍 要開到歐洲作戰

新華社里約熱內盧二十三日電：巴西遠征軍先鋒一萬五千人，不久將赴歐對德作戰。該軍由摩拉將軍指揮，日前已在此間舉行出師檢閱禮。

菲律賓地位危險 偽政權加緊壓榨人民

新華社延安二十日電：[illegible]的進展，使菲律賓變爲前線的危機已日益逼近，爲應付行將到來的「緊急事態」，菲律賓傀儡政權的第一屆「國民會議」通過「非常時宣言」法案，給傀儡以權力，得隨時宣佈菲律賓處於非常時狀態，並付予發行五十萬元比索短期公債之權，以補救由於「防衛」的巨大消耗所引起的財政困難。又訊：二月二十四日傀儡公佈了農工強制令，要全國實行戰時食糧及工業增產的總動員。規定凡居住菲律賓境內的人員，不論男女，從十六歲至六十歲均須參加義務勞動，每週爲「國家」工作十六小時；不能參加的則找人代替，違反者給以終身服務的處罰。此種命令的強制實施，使馬尼拉附近都變成了勞動營。

美籍斯拉夫人大會電賀 莫斯科全斯拉夫委員會

（本報特譯）紐約二十七日塔斯電：爲紀念波蘭民族解放起義之領導者戈辛斯珂一百五十週年，此間美籍斯拉夫人舉行大會並電賀莫斯科全斯拉夫委員會稱：「波蘭民主武裝現正與紅軍並肩爲解放本國國土而戰；同時亦爲掃除納粹殘暴壓迫與爭取自由而戰。戈辛斯珂與多姆勃羅斯基師團在戰場上之光輝成就實爲今日之楷模。美籍斯拉夫人大會現以全力援助作戰之努力與德黑蘭會議之決議，以便擊敗希特勒德國以獲取正義與永久和平。一九四四年將是到達勝利與實踐德黑蘭決議的一年；並且將是波蘭獲得自由與民主的一年。」電末簽名者有大會主席甚茨克基及美籍斯拉夫人教授名流等十餘人。

又訊：美籍波蘭人協會由該會主席甚茨克甚領銜電賀莫斯科全斯拉夫委員會，略稱：「我謹代表本協會與六十萬波蘭職工會會員慶祝此一歷史上民族解放運動之盛會。」……「波蘭師團與紅軍並肩爲祖國解放而戰……波蘭師團與戰鬥之波蘭人萬歲！英勇紅軍與全蘇人民萬歲！全斯拉夫大團結與斯拉夫人民萬歲！德黑蘭會議三大領袖萬歲！聯合國軍民萬歲！一九四四年將是到達勝利、正義與永久和平之一年！」

國民黨的任務是什麼？

邢肇棠

──邢肇棠先生是晉察冀邊區參議會的副議長，老國民黨員，他這篇文章對今天國民黨反共反人民的罪惡進行了揭發，發表在去年十月二十一日新華日報太行版上，特轉載於此，供讀者參考。──編者

滿清皇室的貪暴專橫，墮落腐敗，割地賠款，喪權辱國之事，自鴉片戰爭以後，接踵而來；我黃帝子孫之大好河山，幾爲滿人所斷送，一寧贈異族，不給家奴」的臨終自供，滿清一代的忠實奴才（曾、胡、左、李……）假使死而有知，能不自愧於中？總理生於廣州，目覩外人侵奪之野蠻殘暴，又痛滿清皇室之禍國殃民，遂投身革命，不計危險，不避艱難、糾合同志多人，手創三民主義的中國國民黨，推翻滿清帝制，建立中華民國，這一段光輝歷史，中國人民，本黨（國民黨）黨員，沒有不深切了解而據以爲自豪者；尤其是老黨員們，率皆身歷其事，領導發動，冒險起義，踏著無數先烈的血跡，前仆後繼，犧牲奮鬥，才由滿清的專制魔王手中，奪回了政權。

國民政府乃本黨資格最老、地位最高的同志所組織者，那一位不是總理的忠實信徒呢？「以黨治國」，凡國家的政治、軍事、經濟、建設、教育……悉納之於「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統治之下，「黨權」高於一切，已爲本黨登峯造極之無上權威，黨員遍於全國，革命普及四海，猶謂革命尚未成功，誰其信歟？

「黨權」是什麼？按總理的說法，黨應該是被壓迫人民的領導者和組織者，同時也就是被壓迫人民裏邊的先知先覺者，它的自身，也就是被壓迫者擁護的一部份，而不是站在被壓迫者的頭上再壓迫被壓迫者。黨因爲與被壓迫人民的利益相一致，所以才能得到廣大人民的擁護，有了人民的擁護，才能發揮無上的權力──「黨權」。這就是說：黨如果脫離人民，不與人民謀切身的利益，不與人民同生死共患難，又變成人民的壓迫者、剝削者，則人民當然就不肯擁護，而且也不應該擁護；黨如果沒有人民的信仰和擁護，那末，「黨權」究在何處呢？

黨既爲被壓迫人民裏邊的先知先覺者和領導組織者核心機構，則黨員的品質、黨員的能力，當然就爲全民族裏邊最優秀最傑出者，才能爲廣大人民所依賴所信仰所擁護；而本黨黨員，自實行「集體入黨」以後，軍閥官僚、土豪劣紳、地痞流氓、土匪惡霸，不問品質如何，一律收爲黨員；破壞紀律、結黨營私、綁票勒贖、無惡不作；目無法紀，橫行鄉里者，悉爲國民黨員。將總理艱難締造的三民主義和國民黨的一

（下接第四版）

國際簡訊

△聖地亞哥訊：智利政府最近宣佈：前德國大使館職員愛爾斯·馮·費拉丹已因間諜案被捕。警察在她手中發現許多證件，其中有發給智利間諜的指示。據說，尚有其他德人兩名以同樣罪名被捕。

△華盛頓訊：去年美國的黃金儲備量，已因彌補在外國大量購買作戰物資而減低十萬萬元，現在國庫的存金價值二百一十六萬萬元，一年前是二百二十六萬萬元。存量仍佔全世界黃金總量的大部。

△開羅訊：聯合國救濟善後總署署長李門二十三日抵此籌備成立救濟巴爾幹的團體。

國內外大事

魯南（山東南部）的八路軍在去年冬天，收復三千多方里的國土，拔掉一百二十三處敵偽據點，打死活捉敵偽二千五百多個。

第三烏克蘭前線，紅軍收復了尼古拉也夫，這是黑海的一個重要海港和工業大城市，是德寇盤踞的一個堅固據點。第一烏克蘭前綫，紅軍攻下了卡門尼支──波多爾斯克。在整個南戰場，還收復了很多城鎮。

紅軍打進了羅馬尼亞以後，德寇非常恐慌，已派了很多軍官、軍隊去加緊控制羅、匈兩國。

魯南八路軍在去年冬天光復國土三千多方里

拔掉敵偽據點一百廿三處　虜俘敵偽官兵二千五百多

新華社魯南二十一日電：魯南軍區司令部頃發表冬季戰績（自一九四三年十二月起至今年二月二十日止）公報，全文如下：自去年秋季反「掃蕩」勝利出擊，消滅日奸慣匪劉黑七，給予敵偽嚴重打擊以來，使敵顧此失彼，敵自十二月初後，遂於部份地區收縮兵力，我軍乘機積極向敵偽出擊。在八十天中，收穫巨大戰果，計主要戰鬥八十八次，共斃傷俘敵偽二千九百六十三名，繳獲輕機槍十八挺，步馬槍一千六百四十八支，短槍六十四支，擲彈筒九十一個，手榴彈二千九百二十三個，子彈四萬六千三百五十九發，瓦斯彈二六四枚，刺刀八十把，指揮刀七把，糧食三萬二千零六十斤、食鹽一千斤，馬騾等五十四匹。由於我各部隊主動積極的出擊，先後攻克敵偽據點九十六處，克復碉堡三十五座；在我不斷的勝利威脅下，更由於我廣大縣區武裝領導民兵積極包圍威脅敵人的結果，敵偽被迫撤走據點二十七處，放棄碉堡六處，以上共拔除敵偽據點一百二十三處。在新收復的地

被解放的同胞積極配合作戰

區中，廣大被解放的同胞也積極起來配合我軍方面對敵鬥爭，在極短時間內，已平毀公路二百八十里，拆除圍寨七十九座，碉樓三百六十九個，收回電線三千餘斤。此外、我軍勝利影響下，我軍對敵偽展開政治攻勢中，特別是新舊年關對敵偽政治攻勢中，偽軍紛紛動搖，自動集體反正的即有五次，共計人數一百二十名，帶出輕機槍三挺，步馬槍一百零三支，子彈一千餘發，瓦解為自衛團亦在五百人以上。在這八十天的勝利戰鬥中，計收復了很久以來即淪陷在敵偽鐵蹄下的國土三千零六十一方里，解放在敵偽殘酷壓榨下的祖國同胞十三萬人以上。八十天的戰鬥中，我主力基幹部隊的傷亡達一百二十六名，其中我某部副營長英勇負傷，副連長鄧岱林同志，也在消滅偽十軍精銳的斗溝莊戰鬥中光榮殉國。我魯南軍民在此春季「掃蕩」即將到來的新形勢下，正乘戰勝餘威，再接再厲，準備給敵人以更大打擊。

吳滿有的家鄉出現了武裝與生產結合的新形式

他們說「钁頭上山，矛頭上山！」

新華社延安二十二日電：邊區自衛軍武裝與生產結合的新形式，在吳滿有所在鄉的康家圪塄村出現，該村以基幹自衛軍班為中心組成的變工隊，已在五天內開荒二十五晌，創村三十晌。上月延安縣舉行全縣基幹自衛軍檢閱時，康家圪塄的子弟兵——柳林區基幹自衛軍的一個班，全體寫信給檢閱大會主席團說：「我們決定回去後立即組成變工隊，通過我們全班、再團結十個人，分兩個變工組，實行「钁頭上山矛頭上山」。會後，該村所住基幹自衛軍副排長楊樓三、班長溫濤名即積極着手這一新的生產組織，他們以×個基幹自衛軍為核心，另外從別招來七個短工組成一個變工隊，由楊樓三担任隊長，自本月七日開始正式上山，因為陰坡地尚未解凍，所以每天輪流先開陽坡地。×個基幹自衛軍隊員，不僅在這個變工隊中起着核心作用，並保持集體的教育、與訓練，每天黎明，楊樓三站在高坡大喊數聲，基幹自衛軍隊員即首先從窰裡跑出，他們利用等待普通隊員的片刻時間，練習投彈瞄準，到地裡休息時，集體唱歌；陰雨天不能上工，則集中在一個窰裏，請鄉長給上政治課或演習軍事動作。楊樓三說：「我們是一班子農民，又是一班子弟兵，我們在山上開地的時候，上級如有一聲號令調我們到那裏，我們馬上就可以跑到那裏。」「要把×××的口子變成銅墻鐵壁——」。

晉西北——張繼聯民兵中隊

三個月出擊敵人十四次

新華社晉西北二十三日電：交西張繼聯的民兵中隊日益堅強，據不完全統計，去年十月至十二月三個月中，他們主動向米家莊、東社之敵出擊十四次。在反「掃蕩」中與敵英勇交鋒四次。去年十月初七日，該中隊的民兵一部配合基幹隊向米家莊之敵襲擊，另一部設伏於東社及米家莊間的某地，當東社敵人三十餘名向米家莊增援，進入我設伏圈內，子彈從四面八方飛向敵軍，敵人未打一槍，連跑帶滾地逃回了據點。十二月後半月，敵揚言要進攻，該中隊即更加活動起來，從米家莊敵碉樓上下來兩個牲口馱水，只走了八十米遠，馱水敵人就碰上了，不知什麼地方飛來的子彈而驚命，兩個毛驢帶着水桶，就送給了民兵。今年正月二十九日，敵人五十餘押着十幾車糧，沿大道向開柵據點進發，又遭該中隊民兵痛擊，敵到開柵時，除卸下部分糧食外，還卸下兩個上等兵的死屍和五個餓狗一樣叫喊的偽兵。半月多來，敵未敢再運糧，群衆都誇耀這一支隊伍，一有敵情，就關心地詢問着「老張的槍擦好了沒有？」「老張上個好的彈藥……。」老張則微笑地點着頭。為了完成勝利保衛家鄉的光榮任務，張繼聯同志號召

（上接第三版）

黨革命精神（由推翻滿清帝制到北伐），被這一批「三教九流」的惡棍黨員，糟蹋得一文不值；全部的革命事蹟，僅剩下一個「中山陵」。全部的三民主義，僅剩下一個「總理紀念週」。眞正的三民主義，渺無音訊，是不是跟着總理「壽終正寢」，已被本黨的老同志們葬在「中山陵」裡邊了？不然，為何突然失踪，不與世人見面了呢？

漢奸汪精衛也說他是總理的唯一信徒，夾着狗尾巴「謁陵」，戴着漢奸帽子大作「紀念週」，這樣以來，便算是完成了三民主義的全部革命工作，也就算是總理的唯一信徒，這種無恥之舉，似太侮辱總理，挖苦三民主義。然我們所實行的眞三民主義與汪精衛所假冒的假三民主義，不同之點何在？老百姓還弄不清楚！

沒有理論，沒有榮光的黨，能不能還稱為一個革命的政黨？我們的黨國元老們，黨委員們，你們應該從洋樓裏邊爬出來一趟，到農村裡打聽打聽國民黨的行市，已經跌落到什麼價值？有沒有人擁護？即或有之，乃是為自己升官發財而擁護，決不是為三民主義的民主革命而擁護，你如果能在人民裏邊找出一個為三民主義的民主革命而擁護者，那總還算是有一個群衆的國家政黨！說一句不恭維的話，國民黨在人民的心目中，早認為是「拆白黨」或「狐群狗黨」了。這是多麼恥辱？多麼痛心的事啊？

總理的忠實信徒們，不要以為人民罵的不對，平心靜氣的想一想，國民黨執政以來，予人民的是什麼？自己推翻滿清「帝制」，易之以「民國」，其意若曰：我們在最低限度，總要比滿清的皇帝好一些！今則何如？專橫暴戾有甚於滿清；屠殺壓迫有甚於滿清；貪污腐化有甚於滿清；不給人民政權，「民國」何解，不讓人民說話，「民主」何解？既不是「帝制」，又不是「民主」，「夾縫中奮鬥」乃昔日汪精衛想當漢奸之唯一哲學，難道還能步其後塵嗎？

黨既反對封建制度，反對帝國主義者侵略，那末，黨就應該是民主的，平等的，不壓迫國內各民族，不侵略國外各民族，充分發揮民主自決的精神，革除野蠻專制的制度，集中全民族的意志，團結全民族的力量，用此以秉政，則四萬萬五千萬人口之大中華民族，誰能限制其獨立解放呢？今不此之圖，專恃外力支援，壓迫本國人民，拋棄革命之基本力量，反效沒落垂死之法西斯統治，此不待智者以為愚，即愚者亦嗤其為不智也。

「亡羊補牢」尚未為晚，假若不否認自己是總理的忠實信徒，還承認三民主義是吾黨所遵之革命建國的理論基礎；那末，就應該好好的從新檢討一下，國民黨的任務是什麼？

海南島游擊隊實力一天天壯大

新華社延安二十四日電：據新華日報曲江通訊：瓊崖淪陷雖已五年，島上游擊戰爭從沒有停止過，在馮河駒同志領導下，有着深厚基礎的游擊隊，實力一天天壯大，現在瓊山、文昌等縣，都在他們的控制之下。

高郵成立紡織廠

解決淮南全區用布問題

新華社淮南電：去年高郵辦事處為救濟移民，撥款十萬元，購買棉紗，使移民得以領紗織布度日。去秋為進一步開展紡紗事業，乃再撥六十萬元，並招收群衆股金二十餘萬元，成立紡織廠，設廠於××地方，在當地開辦紡紗訓練班，使大部婦女均能紡紗，並由廠方免費借出紡車六百餘部及大批棉花，供群衆紡紗，從而解決了織布的原料問題。該廠在農民幹部主持之下，生產量逐月增加，現已能解決全區民衆用布的五分之一，預計今秋擴大後，至年底可全部解決全區用布問題。一年來該廠又培養了數十個織布人才，並且發明了兩種改良生產的方法，該項新方法可使紡紗快二十倍、省力三分之一。

上海法商電車公司工人大罷工

新華社華中電：滬訊：為幾年來未有之寧靜的上海勞工界，已因法商電車公司工人的罷工激起波動，該公司事實上由敵寇「監督營業」。法商電車最近車費增價數倍，惟工人工資增加甚微，工人於敵汪及公司當局數重壓迫下無法生活，且有隨時被開除的危險，故於三月一日起實行罷工，要求廠方將工資按車費增價比例同增，不得無故開除工人。工潮至今尚未停息。

晉西北兩個偵察員

英勇抗擊二百多敵兵

新華社晉西北二十一日電：八分區偵察員趙亮生和尹培鳳二同志，在下昔村英勇抗擊二百餘名敵兵，造成了以一當百的輝煌戰例，分區已通令嘉獎，並號召全軍學習他們的戰鬥精神。舊曆正月初四，大洞峪口敵二百餘出動，企圖擾亂我軍民快樂的春節，天未明，即將下昔村緊緊包圍。某部偵察員趙亮生、尹培鳳二同志正在此村，發覺後，住室已被敵包圍，隨即利用窗台門前，同敵人展開猛烈戰鬥，激戰半小時，相持不下，敵迫使偽軍喊話威脅，說「如果不出來，就要放火燒死。」趙、尹二同志帶怒地答道：「寧可教你們燒死，決不當俘虜？」繼續戰鬥中，尹同志胸部負重傷，不能再打槍，就向趙同志說：「我已不能動了：留下一顆手榴彈和鬼子拚，你設法衝出去吧！」趙亮生捨不得離開他的負傷的戰友，他說：「要死也死在一塊兒」。尹培鳳急了，激奮地說：「為了革命的利益，你應當衝出去，再不我就自己炸死。」當趙亮生衝出後，七八個敵兵向他撲來，他用槍桿打倒兩個，但因衆寡不敵，最後壯烈犧牲，臨死時仍高呼「死也不當俘虜，打死日本鬼子！」此時我某連已從廟底趕來，即以猛烈的火力向敵衝鋒，敵倉惶逃走。此役趙、尹二同志打死鬼子五名，打傷七名，在趙亮生同志的遺體旁邊，同志們默哀致敬，群衆亦莫不同聲哀悼。

「射擊楊文鳳！」

（上接第二版）

敵人方面已經停止射擊了。跪在地上，高高的舉起雙手，手裏握着槍，槍口向後。

楊文鳳躺在機槍旁邊，四肢攤散着，全身是血，受了十幾處傷。一個戰士，踢他一腳，罵道：「楊文鳳，你怎麼一點也不兇了呢？」

在他的周圍，躺着偽縣長馮乃昌，躺着他的秘書，躺着一個中隊長，和一個翻譯官。他們再也不講「肅清安新境內的八路軍」了。因為他們已經停止呼吸，不會講話了。

楊文鳳的兩挺機槍，被扛在子弟兵的膀子上了，四十支步槍，五支手槍，一個擲彈筒，手榴彈，子彈，望遠鏡，也亂七八糟的擔到戰士們的肩上」。

四十個俘虜，戰戰兢兢的被集合在一起。我們的負責人，對他們講話：

「同胞們，不要害怕，我們打的是楊文鳳。」又向他們說：「我們犧牲了兩個戰士，一個班長，我們的排長李萬年也受了重傷。可是我們並不傷害你們，因為你們是受了楊文鳳和敵人的騙。」

最後，發給了他們路費，將他們全部釋放了。

偽軍們流着淚，向我們道別，他們說：「不知道八路軍竟這樣寬宏大量，眞叫我們當漢奸的心裏感動。」

是的，我們的部隊有了傷亡。李萬年同志，因受重傷、後來也死了。但他說：「我死了不算甚麼，到底是給安新人民除了一害！」

是的，為安新人民除了一害。楊文鳳死了，「楊部隊」垮了，以後再也沒有人大搖大擺的自稱「楊部隊」了。

軍區首長誇讚他們的堅決勇敢，為民除害，特傳令嘉獎，將民族的光榮贈給他們。（擊斃楊文鳳戰報已見二月二日本報——編者）

二月十日